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欲八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

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

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

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鵠鴉之類以

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

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

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

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

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

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間無為無

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精精神既不思

慮又無障載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

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

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合德與天地

同故蜂蠆毒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  
無意如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

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真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

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

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

作古本為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

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

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

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

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

之道所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

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

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長生可

致矣

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

號帝也帝極無聲曰嗔又聲嘶也赤子終

日嗔而益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  
故真人之息以踵其益不嗔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和和為貴故用之為

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合德之厚者

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

則德充而合具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

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

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因素分已定非

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

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

志以心任氣氣感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

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

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彊壯為心者謂之

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靜默

了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

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

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

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

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

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

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

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

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

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

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

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

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

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

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

眈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

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

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

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

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

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

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危

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

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

不沮故不可得而踈澹泊無欲守分知足

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

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

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

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

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貴不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

治者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迹用既彰矣

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

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

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

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然河上

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

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服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盜鈞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尊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也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為心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之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也

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奢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為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

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義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

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惛惛王弼本作惛惛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者福所倚福者禍所伏孰知其極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

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之喜則懈矜而禍藏其間矣

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

有禍而禍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

富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

其無正邪

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  
正必復為奇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  
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

諂詐生故曰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

不善則妖祥在矣與故曰為妖若任物之

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

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

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為正無處正自歸之

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為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

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

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

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刺傷也言聖人廉以  
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

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

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

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煥耀於物使之狙

喪也自此以上皆問問之政非察察之治

也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禍福倚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

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

事無為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廩實而

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案威豐

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

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

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

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

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

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

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厭可以為有土

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類三年俗無

疵厲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

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

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  
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花跌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  
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

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  
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

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稷延遠  
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  
庭曰修道士畜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

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圍變化  
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  
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  
作固抵本也故事天積德可以有國  
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  
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  
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  
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臨莅天下冲和之  
氣徧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  
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  
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  
為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  
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置  
則祿祥何緣而與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  
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為清  
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  
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  
不斂而已無怨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

常若風雨常均字有常時天穀常豐土無  
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  
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

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  
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  
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  
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  
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大國  
交歸

以靜安小故次之  
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  
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  
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  
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  
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已蓋以至靜謙下不  
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敢在  
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為用故鄰國柔服咸  
為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  
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

不以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哀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為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

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眾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為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辱體竭誠縣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威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諾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

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大小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

道者萬物之奧

與藏也賤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賾然無不賴其庇廕矣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遙輕舉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

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迂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羨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羨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羨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羨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羨言尊行可以悅衆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

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

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壁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

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為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子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

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

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

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

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奧妙者為無為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為無所為任物之自為物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親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為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布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

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為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髮去之入於分理微鉞取之在於藏府百

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澗澗見於漣滴漣涘涘消流為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為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為之安公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廿八 二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雜一

碧 虛 子 陳 景 元 纂

德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德衰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混絕尊芽柔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培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追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其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尊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措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羸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侵於陽嶺青膏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畝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熾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歧惡可運哉此明遠行不止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九成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